



# 虫子朋友

□张金刚

想起虫子,该是始于惊蛰。春雷响动,藏虫惊醒;蛰虫惊而出走矣。惊蛰当日我俯身大地寻了再寻,却未见虫子的踪影。可稍不注意,天暖地喧,绿生红放,虫子们竟“哄”地不知从哪儿全出来了,让我吃惊不小。虫子朋友,好久不见,别来无恙。

之所以称之为朋友,是因为它们几十年都是这副模样,从未变过。我看它们如初见,想必它看我却已不再是少年。也罢,既然有老交情,凑前叙叙旧也未尝不可。时光正好,我愿与你浪费这点儿时间。

叙旧,蜂儿也不肯停歇片刻。它是住在村里老张家旧蜂箱的同乡,还是天南海北赶花期至此的来客?我揣度我的,它忙它的。钻进香艳肥硕的花蕊间,伸长腿脚扫呀扫,沾呀沾,纺锤形的花粉球子坠得它飞得很吃力,连“嗡嗡”声也不再明快,闷声闷气的,招呼也不打,径直飞回蜂巢酿蜜去了。

同样高傲的,还有蝶儿。缤纷娇花凭风而舞,同样美丽的蝶儿自己便可翩然起舞,胜似一筹。花开纵然惊艳,化蝶更是壮丽。这一过程何时何地地完成,从未得见,或许蝶儿也不愿示人,只将美好奉上便是了。如此,蝴蝶更胜一筹,配得上“高傲”二字。“孤蝶小徘徊,翩跹粉翅开。”蝶儿越是飘然不定,我越想捕在手上。无奈常是疾走追蝶,最终无处寻它。偶有捕到的时候,纵使沾了一手蝶翅鳞粉也爱不释手。蝶儿又来,我只静看“蝶恋花”,没了一丝捕捉的冲动。

还有一种蛾,却没蝶儿讨喜。体型肥硕,色彩黯淡,飞将起来也没蝶儿般娴静轻盈,“扑棱棱”忽而撞灯,忽而撞窗,是个“愣头青”。我曾点盏煤油灯或一支蜡烛,坐在昏暗里夜读。正当专注之时,常有飞蛾忽地冲来,双翅扫过,扇得火焰抖动;偶尔穿焰而过,火光加剧,原来是烧了蛾翅,“啪嗒”落在桌上,滚动几下死去。我猛然想起了“飞蛾扑火”,并引发了蛾是自寻死路、自取灭亡之“庸”,还是毅然决然、不怕牺牲之“勇”的思索。

蝉也有透明的薄翼,算是飞虫,但恐是因太过肥胖,总是栖在林梢不动,“微形藏叶里,乱响出风前”,烦人地“知了知了”叫个不停,叫了整个夏天。蝉似是夏的主角,别的一切皆成配角。不知它哪儿来的兴致和精力,没有自知之明地唱起来没完没了,扰了无数慵懒的夏日午后。逮它不着,哄它无果,也只得由它去了,困得难受了也便睡去。醒来,蝉还在呼朋引伴地合唱,毫无散场之意。也有大意的蝉失足掉在地上,我抓起来狠狠地想堵住它的嘴,可竟找不到这声响出自何处。捏着它在耳畔摇摇,它依旧“呜呜呜呜”不消停。

夜里,蝉终于退场,可蟋蟀又登场了。它不是合唱演员,却是独奏高手。没有灯光,没有配乐,独自隐在菜畦、花圃间,蹬腿,展翅,振动摩擦出“唧唧吱吱”的旋律。“晓夜鸣不已”,单调是单调些,甚至有些乏味,可这欢愉、雄壮的旋律足以生出“风

求凰”的浪漫故事,也算得上是美妙天籁了。我也曾打开手电,钻入花草间照来照去,却找不到那个“演员”,还被蚊虫叮了几个大包,悻悻离去。想必全情投入的蟋蟀定是看到我了,用更响亮的“吱吱”嘲笑我的不解风情,我分明听出了几分得意与狡黠。

蚂蚁就安静多了。不飞不跳,不吵不闹,成群结队地排着长队,不知从哪儿来,也不知到哪儿去,就那样憨憨地迈着轻快的脚步在大地上奔忙。我横了一根树枝,挡住它们的前路,不远处又堆了几块石子,划了一道深沟。于它们而言,这无疑是天险。我以为它们会绕道或退回,却只见它们开始爬越“山脉”,有的甚至寻得树枝与地面的孔隙钻了过去。片刻又混成一队,有的攀越“山峰”,有的穿越“峡谷”;继而整队越过“壕沟”,踏上坦途。这一路,它们惊心动魄,我也由暗自取笑变得心生敬意,但愿我的恶搞没误了人家的大事。或许蚂蚁才没工夫想太多,只管向前便是了,哪管前方是否还有一摊水、一堆泥,甚至顽皮孩子的一泡热尿在等待……如此看来,倒是我有些无趣了。

在村里生活久了,虫子朋友真交了不少。蝶虫是叶上的道人,单星、七星、多星布于鞘翅之上,似是暗藏玄机,它只静停那里,不露丝毫。甲虫是勇猛的斗士,黄的、绿的、黑的铠甲披上身,便无所畏惧。有时撞在窗上、灯上,摔落一隅,休整片刻,又翻身起来“嗡嗡”乱飞,撞得“叮当咣啷”。蜘蛛是从容的军师,“摆好八卦阵,稳坐军中帐,单等飞来将”,论手段,论智谋,真的堪称“虫中小诸葛”;当然,有时也将蜂蝶、蜻蜓掳了去,害我慌忙前去营救。

有些虫子面相丑陋,暗藏杀机,打过了,相识了,也从未想过要做朋友。谁愿和令人作呕生厌的蟑螂、臭虫、节虫,令人毛骨悚然的蛇虫、蜈蚣、马蜂做朋友,想必它们也不想和我做朋友呢。正好,各走各的,互不干涉,如此甚好。如若再冒犯,那只有互相伤害了,从此敬而远之。

之所以愿意浪费点儿时间,与这些虫子朋友叙叙旧,是因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件事。生命无所谓卑微与高贵,生命就是生命,都是宝贵的。有益还是有害,只是按人的标准评定罢了。其实,它们已经用身姿、色彩、味道、机能暗示过了,能否成为朋友,它们似乎毫不介意,就在各自领地默默绽放着短暂的生命,完成自然的托付,重复下一个轮回。

故而,我愿心怀唐僧“扫地恐伤蝼蚁命,爱惜飞蛾纱罩灯”的慈悲善念,与虫子们和平共处,进而推及所有生命,这何尝不是一种世间至美。

虫子朋友,我将在每个惊蛰开启的时光长河的源头等你,即使我成熟得令你再也认不出,抑或你根本就不是旧年的你,我也分外珍惜这段共度的缘分,记下这份美好,以慰浮心。

## 春天的美

(外一首)

□耿庆鲁

春雨氤氲朦胧的雾  
颤动迎春花的脸  
让枝丫间的嫩芽情窦初开  
撩拨着初春的心

春雨飘落  
滋润大地的泥土  
大地的生命  
有了一种萌发的冲动

春雨的脚步  
踏着时令的步伐  
下在庄稼人的心坎里  
人们有了丰收的希望

只需再等一等  
人们所能想到的春天  
就会美好地发生  
苏醒、生长、绽放

蝴蝶会触摸花朵  
蜜蜂会采蜜  
风筝飞上天去  
人们激动地走在春天里

草长莺飞  
拨动人们的心弦  
不妨去踏春  
去品味春天的美



## 梨花姑娘

春分时节  
梨花绽放  
犹如穿着银白裙子的姑娘  
在梨树的枝头跳舞

梨花的盛开  
点缀了春花色彩  
春风中弥漫着花香的味道  
乡村在花香气里沉醉

梨花的白  
是姑娘的心意  
向世人告白  
生命的绽放无关轮回的艰辛

眼望梨花  
我心柔软  
梨树的苍老  
让我更加怜惜梨花的娇美

人生亦如梨树  
应无惧前行的脚步  
经历过岁月的沧桑与打磨  
必将迎来生命精彩的绽放

## 戒掉一件事

□马俊

最近,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刷手机短视频上瘾了。只要一有时间,我便躺在床上刷个不停。新闻轶事,网红摆拍,明星绯闻,我发现当吃瓜群众的感觉很爽,有种坐山观虎斗的得意。

可是,刷着刷着,我就感觉不对劲了。胳膊麻木,脖子僵硬,身体出了状况。还因此耽误了大量时间,也耽误了不少正事。有一次周末,我竟然断断续续刷了五个小时的短视频。最直接的感受是,头昏眼花,甚至险些晕倒。我痛下决心,一定要戒掉刷短视频这件事。

为了给自己一个郑重警告,我用纸笔郑重地写下刷短视频的坏处:身体受损,时间长了身体会出大问题;浪费时间,毫无益处,不过是获得了暂时性的放松;被网上喧嚣的泡沫淹没,人会越来越浮躁浅薄……白纸黑字醒目地告诉我,一定要戒掉这件事!

可是,只要我一躺在床上,就抓过手机刷起来。我对自己说:“就刷十分钟。”可十分钟,二十分钟,半个小时,一个小时……我仍没有放下手机。我很纳闷这种东西为何让人上瘾,大概是它带给人的那种眼花缭乱让人欲罢不能吧,心里总觉得从这个窗口可以窥见多种人的生活,满足了人的好奇心。另外,刷的时候心无所挂,好像烦恼全都跑远了,让人产生麻木的放松。

要戒掉一件上瘾的事真不容易啊!后来我又尝试了多种方法:让家人监督,把手机放到看不到的地方,诸如此类,都不见效。长此以往,手机成了一种负累,我一定得让手机为我所用,而不能成为它的奴隶。最后我想,不如尝试用别的休闲方式来代替刷短视频。我发现网上有很多不错的音频,大部分都是美文朗读。我一直对朗读比较感兴趣,有时间的时候,我把手机放在枕边,闭上眼睛听朗读。我发现,这样的時候人最放松,而且是一种享受。无需手眼并用,只需双耳聆听,美好的声音缓缓送入耳内,洗涤心灵,沉淀思想。而且听过之后,很有收获。尤其是遇上好文章,对我来说很有启迪作用。

听了一段时间以后,我发现胳膊麻木、脖子僵硬的现象消失了,手机瘾也消失了,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多了。在听美文朗读的过程中,不知不觉陶冶了情操,提升了审美情趣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彻底戒掉了没有营养的短视频,而喜欢上了有思想有内涵有深度的美文朗读。我像迷失的羔羊终于找到回归的路径一般,欣慰万分。

我终于明白,戒掉一件事的最佳方法就是“取代法”。用有益的事取代无益的事,用正能量的事取代负能量的事。难怪人们戒烟的时候,要找替代品。失恋的最好疗愈方法,也是找到新的爱情。“取代法”,是通向理想境界的最佳途经。

我忽然想起一个故事:有位哲学家对弟子们说:这里有一片荒草地,如何才能彻底铲除荒草?弟子们纷纷回答:用镰刀割,或者用手连根拔起,最好是用火烧。可是,草这种东西生命力极为顽强,铲除后又会生出来,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这些方法都不奏效。一位弟子说:我知道什么方法最有效,就是在这片草地上种上庄稼。用庄稼取代杂草,这果然是最有效的方法。

戒掉一件事,可以尝试一下取代法。

